[七彩语文中学语文论坛](javascript:void(0);) 2022-02-17 19:00

**对话背后的个性和难得的抒情**

——读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

孙绍振

《论语》中所载大抵为道德和政治性质的对话，从美学理论上说，属于实用理性，和文学以情感为核心的审美分属不同价值范畴。**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》的主题是论政治理想，却是《论语》中最富文学审美感染力的。**要充分理解这一点，只能从文本内在的矛盾出发来探究。

提出问题的是孔子。这里的孔子，很明显与《季氏将伐颛臾》在风格上判若两人。在《季氏将伐颛臾》中，孔子对学生冉有的态度是那么严厉，三点其名，直接加以批驳。在逻辑上层层紧逼，揭露其口是心非，指责其自相矛盾，揭露其制造动乱，预言其自取灭亡。用语十分凌厉，语态异常严峻。而在这里，虽然讨论的仍然是政治问题，但是孔子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：

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

**其话语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风范。第一**，主动放低姿态。明明有为师之尊不说，却说只是年长，而且是“一日”，也就是暂时的，此外没有什么优越之处。**第二**，不要怕人（包括自己）不理解，假定（我）理解你们，你们有什么说法。这样不仅仅是谦虚，而且是缓解他们的情绪，缩短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。**第三**，在说话时，在书面语词为主的语句中，用了一些口语的语气虚词（也、哉）结尾，语气显得比较亲切。这些语气虚词的运用，对于传达现场感情，有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唐刘知己在《史通·浮词第二十一》中说到人发言时，往往在开头和结尾，需要一些“余音足句”，“为其始末”：

是以伊、惟、夫、葢，发语之始也，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，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。

在这里，**孔夫子的话中有了两个“也”，一个“哉”，就构成了随意漫谈的氛围。**正是因为这样，才引出了子路的“率尔而对”，这个“率尔”中隐含着，子路与后来孔子点名才发言的冉有、公西华、曾皙不同，他是主动自己先发言的：

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；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

子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，为孔子赶车，做侍卫，还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，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：“子路好勇，闻过则喜。”还说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，从我者其由与。”**子路敢于不待孔子点名就说话，固然因为他的坦率，同时也因为他和孔子的关系比较亲密。故他敢于坦言他的宏大志向。**能够治理“千乘”之国。子路强调邦国的实力，以战车的多寡为准，四马为一乘，四千匹马的国家应该有中等以上的规模。有了这样的军事实力，就不怕外邦的大军压境，哪怕是国内遭逢饥荒，都无所谓。只要给他三年的时间，就能治理好，而且使老百姓强悍、懂道理、守规矩（知方）。照理说，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实现他经国治世的大志，但是，很不得志，“斥乎齐，逐乎宋卫，困于陈蔡之间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可他却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（《论语·宪问篇》）。他把自己的学生分为德行、政事、言语、文学四类。子路和冉有属于“政事”类（《论语·先进篇》），也就是说，孔子肯定子路在政治上是有才干的。子路坦言其大志，应该是得到首肯的，孔子自己也说过“当仁不让于师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至少是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孔子却是否定的。《论语》用一个字表现了孔子的态度：

夫子哂之。

这个“哂”字很精彩。其词汇意义是微笑，是一种表情，是没有声音的，从表层语言上看，隐含着讥讽的微笑，是对子路的口出大言不以为然，对他锋芒毕露的不满。但是不少论者仅仅这样理解，失之肤浅。主要原因是对《论语》乃至我国古代经典文体的特殊规律缺乏钻研。《论语》虽然不是孔子自己亲自执笔，但他的再传弟子在记录他言行的时候，显然是受了他执笔的《春秋》的熏陶。孔子在《春秋》中开创了中国特有的“春秋笔法”，那就是“实录”，客观地直书言行，不加评论，把倾向留在叙述的空白中，这叫“寓褒贬”。这种史笔，不仅仅贯彻在《春秋》等的史书中，而且渗透到其他经典中，这就有了“六经皆史”的说法。

这就提醒我们，看经典不但要看字面上已经写出来的，而且更要看其没有写出来，留在空白中的。空白不在字面上，只能从深层意脉去探索。

后来曾皙问他为什么要“哂之”，他的回答是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仅仅从字面上去解释，就是子路不讲“礼”“让”，只是作风问题。但是直接讲出来的，并不是全部，而是局部。**更深刻的原因是在子路的治国观念与孔夫子大相径庭。**首先，孔子政治理想是仁政，以道德理性统一思想，以礼乐体制规范行为，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。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使万物莫不遂其性”。而子路着眼的是，邦国的军事暴力，千乘的战车，对抗外敌，其次是，把老百姓训练得“知勇”，好勇斗狠。显然这个得意门生与孔子的理想政治有很大的差异。孔子哂笑的内涵只有和冉有的回答比较才能比较明确。

冉有被孔子点名，他的回答是：

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

从表面看，冉有这时说得相当谦虚，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”，比之子路“千乘之国”，是相当小的了。没有大国在外的压力，又没有饥荒，还要三年之久，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。至于孔夫子重视的礼乐，也就是政治道德规范，人心安定，自己不能胜任，要等待在品德上更高的君子。

从表面上看，子路和冉有是各说各的。实际上，二者在逻辑上是有联系的。

**冉有也是被孔子列入有政治才能的一类的，此人不但有政治才干，而且有军事智慧。**公元前487年，他率鲁师抵抗齐军，身先士卒，以步兵执长矛取得胜利，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周游 14 年的孔子。但是，他帮助季氏假借田赋改革，聚敛财富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。孔子斥责其“贫冒无厌”，而且还说过“小子可鸣鼓而攻之”的狠话。

两个人的说法好像互不相干，但是，从深层的意脉来说，是有联系的，**冉有所说，恰恰是子路所忽略了的。**因为子路太迷信于武力遭到孔子的哂笑，冉有就把姿态放得这样低，根本不提自己会打仗的长处，而是强调自己的礼乐方面，希望得到孔子的肯定。

对话潜在的意脉是：**第一**，冉有看到孔子不认可子路的大言不惭，就把自己的理想放低一点；**第二**，冉有看出孔子不喜欢子路强调军事暴力，就回避了自己的军事能耐；**第三**，冉有知道孔子重视礼乐，就拣他喜欢的说，还特地说自己在这方面不在行。总体而言，是非常含蓄地迎合孔子的胃口。但是，孔子既没有哂之，也没有许之。孔子接着点名公西华说话，可见孔子对冉有的话，并不太满意。公西华发言：

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

公西华的话，好像与冉有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，但是，从深层分析有相当紧密的逻辑。他在几个学生之中，年纪最小，比孔子小四十二岁（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），孔子适卫时五十六岁，**公西华才十四岁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小小年纪，资历最浅，没有子路、冉有那样追随孔子多年的本钱，但是，他看出了子路和冉有的弱点，恰恰是孔子非常重视的宗庙会同，说自己可以主持。**他有过出使齐国的履历，这一点，孔子也是肯定的，曾经评价他：“束带立于朝，可与宾客言也。”但是，孔子对于他的话，也没有认可的表示。这可能是**孔子对他还不太有把握。**就在肯定他束带立于朝，可与宾客言的同时，又作了保留：“不知其仁也”。

所有这一切，从文章的整体意脉来说，都还只是铺垫，是为了引出孔子大力褒扬的曾皙的理想。曾皙回答：

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这是文章的意脉的高潮，因而写法也就大大不同。首先，在写孔子与前面三位对话时，只有对话，没有描写。最多也就是对子路的发言加了一个“率尔”。与其算是描写不如说是叙述，因为它没有细节。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史的内在规范——以记言记事为主，一般是没有抒情和描写的。西方一位汉学家对《左传》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客观大加赞赏，他举出周天子送给齐桓公一块肉的场景。《左传》只写了齐桓公四个动作——“下、拜、登、受”，他说《左传》把“无关要紧”的语言排除掉的能耐是令人惊叹的。在整部《左传》中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，而副词就更少了。话说得有点绝对，但是，从一个侧面也能帮助我们理解《论语》这一篇的特点。的确，在此以前的对话，除了“率尔”这个副词以外，可以说没有形容词和副词，但是，到了这里，却突然出现了两个：“鼓瑟希”的“希”，“铿尔，舍瑟而作”的“铿尔”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**在前面的对话中，都只有对话，而没有动作描写。这里却突然有了三个动作细节：“鼓瑟”“舍瑟”“而作”。第一**，这说明这个人物比之前面的三个都更重要。**第二**，虽然如此重要，可是他对前者的发言，并不完全专注。不管他们如何宣示自己，他都不太在意，一味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音乐。如果把这只是当作曾皙的音乐爱好，那就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了。“乐”在孔子的政治伦理秩序中的重要性，是和“礼”并列的，**曾皙专注于鼓瑟，实际上是提示他沉浸于礼乐的意境之中。**但他又不是对三位的发言充耳不闻，他的发言，很是慎重，文章强调他是站了起来，显示出作者认为前三位讲话究竟是站着还是坐着没有交代的必要。前面冉有和公西华，都没有对在他们前面发言加以评论，而这里却先让他声明和前面三位不同，然后在孔子的鼓励下（“各言其志”）才说了出来：

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

这个回答使情景出现了转折，本来孔子已经提示了“各言其志”，讲的是志向，经世济民的理想，而曾皙说的却是逍遥自在春游。与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所说的那些重大的邦国之事相比，似乎是微不足道，甚至是文不对题。然而，孔子却对之加以全盘肯定：

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
这显然是重点中的重点，从文字上看，又出现了一个副词“喟然”和一个情绪上肯定性很强的虚词尾“也”，使得此句成为文章意味深长的结论。**这可以理解为孔子仁政、礼乐、教化的理想的实现，达到了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的境界。当然也有人认为，这是孔子晚年的一种心态——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有记述孔子晚年曾经叹息“吾道穷矣”。二者皆可，各备一说。**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孔子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。但是，这不该是钻研这篇经典的终点。深邃的理解，不能忘记，这样的语言，不但提供了一幅逍遥的图画，而且构成了一首乐曲，特别是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把虚词“乎”字放在动词“沐”和“风”之后，而不是像前文中把语气词放在句子的结尾，更强化了一种逍遥的风貌：三五成群，老老少少，沐浴着暮春的水温，迎着扑面的春风，歌唱着，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，体验着人际的和谐。**这样的情境，带着很强的抒情性，构成一种诗化的情调，这样的诗意，和《季氏将伐颛臾》中锋芒毕露的雄辩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在先秦散文叙述理性以回避抒情为务，连倾向性都要隐蔽的传统中，可以说是空前的审美艺术瑰宝。**

**- End -**

本文选自《语文建设》2013,(01)

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

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。